

【合肥文史資料第二十輯】

辛亥革命與合肥

XINHAI GEMING YU HEFEI

合肥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 编



辛亥革命與合肥

合肥文史資料第二十輯

合肥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吴松保

装帧设计:余 杰 徐林桥

合肥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辛亥革命与合肥

编辑出版:合肥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

照排印刷:合肥快马印务公司

规格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120 千字

书号:皖内(2001)-98

定价:12.00 元

目 录

辛亥庐州光复记	(1)
辛亥合肥光复亲历记	夏仲谦(8)
辛亥前后合肥的革命活动与军政分府的成立 ...	龚嘘云(13)
革命者“任难不任名” ——吴旻谷传略	汤奇学 张 纓(18)
碧血丹心留典范 ——范鸿仙传略	周海平(31)
广州新军起义的主干人物 ——倪映典传略	戴 健(45)
拼将头颅为国酬 ——万福华传略	吴松保(54)
辛亥合肥光复的组织者 ——孙品驂传略	胡鸿宾(57)
有德有年 功在民国 ——龚镇洲传略	戴 健(74)
辛亥安徽光复有功绅士 ——童茂倩传略	张 毅(84)
铁血军参谋长王正藩	张东明(95)
中华革命军皖中司令金维系.....	吴松保(102)
合肥光复中的葛质夫.....	丁汝松(107)
铁血军营长郭子清.....	郭世霖(109)
同盟会员叶粹武.....	孟 尧(112)
淮上军总司令王龙廷率众光复寿州纪实.....	陶长志(117)

舅舅王龙廷家世及其归里后·····	孔照箭(121)
淮上军军统杨穗九·····	陶长志(126)
农民起义领袖水百川·····	水传成(128)
淮上军军统李茂询·····	孔文(132)
淮上军骁将费子良·····	李宏(136)
淮上军管带朱朗轩·····	甄业文(140)
淮上军中的“杨白眉”杨冠英·····	李宏(144)
淮上军军统陈子香·····	张志(146)
淮上军军统程华亭·····	张志(148)
淮上国民自卫军司令李雨村·····	张志(150)
辛亥革命期间的郑西平·····	丁汝松(152)
参与山东独立的黄克佐·····	丁汝松(154)
刘槐森将军事略·····	刘光农(157)
回忆先父盛典型·····	盛方才(159)
先父吴近义简介·····	吴文秀(161)
忆父亲卞秉燊生平·····	卞纯一(163)
吴旸谷烈士的散轶诗句·····	吴文(168)
王天培的忧时爱国情·····	黄季耕(170)
吴文龙等上总理报告范鸿仙被刺经过并请抚恤函·····	(173)
孙中山致邓泽如述范鸿仙被杀事·····	(175)
铁血军总司令范君光启宣言书·····	(177)
倪烈士殉义记·····	胡毅生(180)
龚镇洲先生墓碣铭·····	(182)
安徽第二旅旅长龚镇洲《讨袁檄文》·····	(184)
后记·····	(188)

辛亥庐州光复记

辛亥八月，革命党自武昌起义，东南纷纷响应，至孙总理（中山）就总统职，清帝退位后，各省军事始定。欧美旅华教士调查各地光复状况，评语载于外报，谓中国各处光复秩序紊乱，惟苏州程雪楼、庐州孙品骅两处，善维持地方，最为文明。故庐州光复始末，实有可纪者焉。

庐州地居江淮冲要，自古多豪杰之士，如三国之公瑾、宋之包文拯、元之余忠宣是也。逮清咸、同间，复有李鸿章、刘铭传、潘鼎新诸人，特创淮军，为近代人所共道。甲午一战，湘、淮两军俱燬于日本，国人如大梦初醒，知满清不可恃，有亡国亡种之忧矣。

庐州有蒯礼卿、万福华、吴性元、吴旸谷、李诚安、卢仲农、刘醒吾、宋祝生等，力张维新之论。同时，闻风兴起者不可胜数。故唐才常起义，而万福华与其役。王之春受俄贿划界，丧失国土数千里，而万福华、高季堂、吴旸谷等，谋刺

之于沪上一品香，枪发不中，万为西捕所拘，在狱年，备尝酸楚。此庐州人士革命之发创也。尔后倪映典革命于广州，吴旸谷领导于安庆，而有熊成基之变，皆庐州人举动，惜其未成耳。

蒯礼卿之倡言新政，与康南海、张季直时相研穷。癸卯办十二圩盐务，以私资送合肥青年数人留学日本，以备学成回国，办地方教育、自治诸事。命其侄若木商请李诚安，李乃择乡人优秀者五人荐之蒯，于是吴旸初、吴旸谷、王兼之、李纯安等，遂往日本东京留学。次年，孙总理(中山)从欧美莅日本，组同盟会，以驱除鞑虏、平均地权、成立民国为主旨。吴旸谷等踊跃参加。会成后，总理(中山)命旸谷回国组安徽同盟会支部。旸谷至肥，即介绍李诚安、沈瑞麒、张久章等十余人入会。

是时，皖省练新军，分步、马、炮、工、辎各营。宋芳滨充督练公所总办。吴旸谷、李纯安入炮营充学兵，炮营之官兵入会者约数十人。当是时，李光炯在芜湖办安徽公学，教员刘光汉在校鼓吹革命颇激，学生加入同盟会者甚多。合肥之孙品骞、倪映斗、刘绍熙、许明生、刘文典，皆中矫矫者也。故安徽全省同盟会员，除寿县外，合肥特多。倪映典之起义广州也，合肥党人如朱不堪、叶粹武、许文生、孙品骞等，皆应召往参，事败之后，痛哭而回。

辛亥八月，武昌起义，李诚安原充合肥同盟会分会长，知时机已熟，密集党员议响应，俱以季雨农所带防营为障碍，须首图季，然后取庐州中学所藏保卫团新枪百支为资本队，再收商民团、县卫队各枪成三营。时李充庐州中学教员，可为内应故也。已而，中学校长严为戒备，不易乘隙，适孙品骞自沪至

肥。九月二日，也愿在肥举义，誓以身殉。李曰：“吾昨梦左足下生白莲花，如碗大，此吉兆也。殆应在君身（右人谓弟子为高足），弟携手枪炸弹乎？有则可速举。”孙曰：“在沪与范鸿仙议事不协，故未从范处取。”时范在沪筹办全国革命军饷械。李曰：“范与我颇相得，我往可多携武器回。”乃召合肥党员使听孙令，复召其弟纯安与袁斗枢速来城。斗枢者，合肥之总团练长也，故召之为助。诚安于五日往申，时民军方攻南京，需饷械甚急，尤以柏烈武军系新成，饷械尽由范筹。李向范索枪，范曰：“我为全国筹，不能为一县筹也。”李曰：“合肥与南京密迩，义兵若起，东下滁、和，张勋兵心必摇动，诸攻宁亦较易。且合肥为君之故乡，咸、同间，曾、左、李皆用乡人成军，克成大功。君能助品骖成事，异日亦君之辅翼也。”辩论激切，四座动容，范始允拨短枪二百支、子弹万发、炸弹百枚，留李在沪宁间为助，枪弹由葛质夫运回肥，巢湖水涸，舟行濡（今裕溪口）滞，未至而合肥已于九月十九日光复矣。

先是，城乡谣言革命党来城，带有手枪炸弹，将于某日起事，风声四播，官绅失色。李健文，邑巨绅也，原在肥把持一切，至是仓皇痛哭逃沪。十五日，袁斗枢、李纯安自肥西率团丁数十人，荷枪入城。品骖不知，以为清吏增兵也，颇惊扰，见纯安即以此相询，纯安曰：“我与斗枢偕来耳。”孙始安曰：“我欲于最近起义，而季雨农拥防营反抗。我既无枪械，惟有率同党及无赖与肉搏耳。”纯安曰：“不可。事必难成徒伤人。若能听我计划，可不劳一兵、不伤一人而成事。”孙以诳己。盖不知袁斗枢之得办总团练，由李诚安推荐于邑巨绅，由巨绅呈府加委，即预为将来革命也。袁才识灵敏，豁达大度，平素服李纯安之识力。袁与季雨农亦有旧，纯安具此把握，故有此言。乃

告袁曰：“武昌此次起义，定可成事；君欲主动，在此时矣。革命党人集合肥者多，旦夕欲动。雨农素与革命党为仇，合肥势将糜烂。君有保卫地方之责，若以大势劝雨农从，即可免此难。此责惟在君耳。”斗枢欣然诺。乃谒知府穆特恩、知事李松圃云：“革命党已来城，闻将以炸弹起义，职以保卫地方为主，若逮捕党人，又恐激成变乱，奈何？”穆本旗籍，尤恐惧不自安，唯唯而已，即夜潜逃。李县长乃召季雨农谕之曰：“我为合肥官，以地方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君在本乡，愈不可糜烂地方。现有人报告，革命党将响应武昌。汝不必固执旧见，仇视彼等。”季粗莽无识，向恃李健文为长城，健文既逃，知府亦去，县长又如此告诫，遂不敢妄动。袁复见季，申以利害，季允从命。纯安悉官与兵障碍俱撤，乃请品骖、斗枢相见于己室，约各不带一兵一器，见后疑忌释，誓同革命。议各通知所好，明日在大书院开地方民众大会，宣布革命宗旨，改悬五色国旗。纯安自从肥西抵城，干旋各方，五日五夜未尝睡眠，至此日精神不能支，熟睡一日。

十九日开会，共举孙品骖为革命党北伐军驻庐总司令，方綽言副之，张践初任民政长，李松圃任司法长，李纯安任参谋长。至二十二日，接联军总司令徐固卿委状，委孙品骖为庐州军政分府司令，并颁关防一顆。是时党人一心北伐，奋不顾身，无有争权竞利心。惟张践初贪好财货，众议啧啧，欲置之法，王兼之缓之，乃复开会，改张充警长，举周雨平任民政长。李松圃亦辞司法而去，军政分府内委李新斋、葛质夫任经理部，王兼之、金幼翰任交际部，吴阳初、徐炎东、戴膏吾任秘书部，许卓云任军法部。委袁斗枢为第一旅旅长、刘亮章为第二旅旅长，团长则季雨农、李孟周、陶印清、李晓岚，营长则夏叙

堂、李相之、李海波、叶粹武、季九仙等。参谋长刘亮章兼之。

初，王兼之允以计杀季雨农，及期辞以不能，孙品驂愤其误事，二十日命部下杀之。纯安为参谋长，须通过乃能执行。纯安曰：“王才极长，又为商人所信仰（王原为商会副会长），筹饷事正赖其力，何可杀也？”孙乃罢。以后府中内外事，俱赖王为之运筹。一日开民众大会，为筹款购枪北伐事。公议李健文、李斐君兄弟为富不仁，刻削贫民，反抗革命，把持地方公事，应藉其家产为北伐军饷需，众皆鼓掌称快，遂藉其产，举蔡耀卿、邓鹤仙经理之。及军政分府取销，始还其产权，共用款六十余万。李斐君任安徽财政厅长时，由省府拨还其款。当时除募富绅捐数千元外，皆取资于李氏，资用足给而未扰及平民，王之策也。

光复次日，有地痞在城北毆毙乡民，参事处闻之，谓此匪不办，宵小生心矣。孙命兵擒之，押巡通衢而枪毙之。二十一日，有李文辅者，垂涎其族人健文资产之富，与李小一、王某等，以革命旗帜号召乡人，抢劫李氏典业。管典人刘仿渠联合商号数百家，向总司令部控告。孙命季雨农擒至，责其扰乱地方秩序。立辅以革命自居。孙曰：“革命须同盟会统系，有总理及会长命令，或为地方人公举乃可，否则抢劫人民，是乱徒而非革命也。”即日于司令部前枪毙。

光复先二日，党人以无力起义，闻寿州已光复，乃遣蔡晓舟往寿州请兵，寿县命王湛一率兵三百余、枪百余支来肥。迨王兵抵至，合肥光复已三日矣，迎之郊外，提其饷需。倘庐州不早自光复，寿县党军至，季雨农必出城抗拒，革命党必放火劫署，匪人乘之而起，地方糜烂胡可想也。

合肥既定，乃命方紱言率兵庐江；李新乔光复无为、含山；

李性存光复舒城；张信斋光复含山、巢县。于庐州光复后三日，亦悬五色旗。于是庐州四境数百里内，当国变之际，阊阖安堵，盗贼不兴，人民称颂不已。由孙品骧真诚勇决，克胜大事。李纯安、王兼之及诸人左右其间，故措置悉当，而秩序井然也。

庐州分府集合本地原有之枪，并由沪新购之枪，及向徐固卿联军总司令请领之大炮，共编二旅，步兵八营，卫兵一营，炮兵一营，骑兵连。编制定，士气愤兴。适江防军自金陵败溃，沿途抢劫，毫无纪律。九月廿五日，有一营抵合肥，其营长林姓，至司令部见孙，孙委张厚斋与议收编，使暂住东门外大王庙。寿县王湛一闻之，亦冀收其枪械，夜自率兵攻之。王兵少，又未经训练，战不利，告急于孙。孙初不知，闻枪声乃悉。湛一使至，孙立命夏叙堂、李海波率兵二营，从小东门河北夹攻之。大王庙高阔，足为敌屏蔽，攻之不易，孙乃运大炮架东门城上轰击之。时军政分府无善发炮人，数发不中，急延城中西医教士柏贯之测量炮径，一发弹中庙门楼，火势炎炎，防兵恐噪，黑夜潜逃。已而夏叙堂、李海波探知敌营无人，乃与王湛一分取其所弃辎重。林营长在城内闻变，向孙乞命，孙曰：“此客兵发难耳，慎勿惧。”留肥两月，资而归之。

十一月，淮上革命军北伐司令张孟介率兵至颍州，与颍人相齟齬，颍人倪嗣冲率兵来抗，张为所败，告急于联军总司令徐固卿。是时，南京已下，徐命沪军、苏军、镇军、庐州军，各分兵往援。孙奉命后，遣刘亮章为庐州北伐军司令，率夏永伦、李相之两步营及骑炮两连往援，未至颍境，即与倪军相遇，连战二日，南军进达颍州府南门外。时倪嗣冲复乞援于袁世凯。袁恐南军近项城，立令精兵两团援倪。南军虽众，号令既不统

一,又多新成之队,故大败,退至正阳关,防堵淮河。是役也,庐州军战亡连长季光永及兵士十余名。次年春正月,清帝退位,始还庐州。

辛亥十二月,安徽都督孙少侯议取消各军政分府,统一全省政令,委卢仲农来肥,与孙品骧协议。孙品骧首发通电,取消庐州军政分府。次年,柏烈武任安徽都督,庐州军改编为国军十五师。元年二月,师移驻芜湖,军政分府于是结束。

(本文转载自《安徽清末大事记》)

辛亥合肥光复亲历记

·夏仲谦

50年前的辛亥(1911年),我是安徽法政学堂一位老学生(那年我已是34岁)。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我们当天得着消息,就齐集在安庆的合肥旅省同学会,商量迅速执行我们于暑期后作出的决定。是日到会的,有省城各校合肥籍同学40多人,其中孙万乘、李次宋、戴膏吾是同盟会会员。先是吴肠谷(同盟会员,亦合肥人)开学时候来到安庆,与我们秘密会谈,认为黄花岗一役掀起了革命高潮,本年内有大举起义的可能,届时大家如何行动,应该作好准备。我们经过几次密商,决定旅省各校同学届时一致参加,至于谁愿留安庆工作,谁愿回合肥起义,各自听便。当时,我和孙万乘、李次宋、戴膏吾、陈兴之、周梦兰等十余人,决定回合肥参加起义。

10月13日,我搭乘招商轮起程,一上船就接到革命党人散发的《讨袁新党罗氏檄文》,檄

文通篇仿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文体。天亮时船抵芜湖，芜城市面秩序如常，但传闻芜湖道尹已偷偷跑了。接着乘内河小轮抵巢县，进城见有一位去年在卧牛山下对群众宣传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领导革命的人，正在向群众讲解“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意义，有手持警棍的警士也随众人听讲、鼓掌。翌日晨乘原轮抵合肥，得知孙万乘已先到了，隐蔽在李新斋屋内。16日清晨，我到自治筹备会与王兼之会面，知道他们正在筹划起义，想先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清除起义障碍；第二怎样取得武器，组织起义队伍；第三如何筹集起义经费。

当时合肥地方有清政府巡防营一营驻扎城内，营长季光恩(雨衣)是当任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长子李国松向安徽巡抚请来的，名为保卫地方，实是保卫自己身家的。李国松是当时庐州中学监督，又是自治筹备会的主办人，不但地方一切权柄都操纵在他手里，而且大小文武官员无不仰他鼻息，是一个明显的起义障碍。但群众包括教师学生和开明士绅都是主张或同情革命的。同盟会在肥早已有了组织，此时同盟会员李弘绪、王兼之等很自然地成为策划起义的核心人物。王兼之向以办理地方自治名义联络绅商学界，平时机警灵活，不露痕迹，到此时机会成熟，就毫不隐讳地向庐州知府穆特恩、合肥知县李维垣和李国松进行劝告，希望他们顺应潮流，维护地方，不要反抗革命。同时，庐州中学一些学生组成了敢死队，把柑桔包裹起来，充作炸弹，运往府里，要求与知府会话(知府兼庐州中学监督)。穆特恩就这样被吓跑了。李国松也恐慌起来，连夜逃往上海。知县李维垣表示同情革命，赞成独立，但两日后他也逃走了。这时季光恩没有了主宰，只得听从革命党人的劝告，率领全营士兵归顺革命。庐州中学原备有学生操练用的

新式步枪一百支,由管理人金仪堂交给万晏南、范章甫等组织学生队。李国松家财产总管事刘仿渠和李家开设的同太钱庄经理邓鹤仙同意由李家仓房当典和钱庄提款作起义经费。帮会头目夏永伦(叙堂)原先被拘押在合肥监狱,被释放后表示愿意召集伙伴组成革命队伍,初为一连,旋扩大成一营。这样有关起义的三个重要问题大体都解决了。辛亥农历九月十九日(公元1911年11月9日),合肥城内未放一枪,庐州军政分府宣布成立,孙万乘任军政分府总司令,下设秘书处、军法处、军需处、警卫队、宪兵队、民政部、财政部(邓鹤仙任财政部长,我任该部科长)。军队方面原来由一营扩大到六营,并有扩充编师的计划。

我因在财政部工作,对当时庐州军政分府的财政情况知道较详。财政部收入来源是:一、征收合肥本年钱粮,旧欠在民的豁免;二、没收大清银行资本;三、没收盐局存仓官盐;四、收取旧庐阳书院(时为庐州中学)和地方各财团公共房地产租金;五、提用同太钱庄资金和李经羲、李经方在城内开设的两处当典的资本,宣布只赎不当,所有收入悉数解交军需处。冬季三个月,共筹集现金一百五十多万。另外,不属财政部管理范围还有一笔大宗现款,由征收机关直接解送军需处。这就是自起义之日起议决裁撤的内地水陆码头厘局,只留运漕大关一处,所有进出口货物只须在运漕完税一次。这项税款数目超过财政部的收入,也都交由军政分府开支。

合肥光复后,曾有一些不法歹徒乘机进行强索讹诈,趁火打劫,经军政分府惩办了几个,社会秩序才逐渐安定。我记得当时有下面两件事:

一、农历九月,天气已凉。乡人进城卖米,夜间在米市头

枕米袋当门而卧，已属辛苦。流氓王五故意在乡人头上拉屎，乡人惊醒，互相纠打，又来流氓数人假意调解，乘机扛走米袋。事后王五被逮送军法处，通过群众大会公审，执行枪决。从此，成群结党欺压良民的流氓敛迹。

二、李十一、王传柱率领武装乡团十余人盘踞李家仓房，持枪向李家典当索款。李十一声称他是李家后人，在肥东组织革命，当典之款应由他提用，气势汹汹。李被逮送至军法处审判后处决。王传柱自恃是文秀才，并自居是革命青年的前辈，闯入军政分府，大肆咆哮，不可理喻，军法处判其以犯破坏革命罪行，执行枪决。自李、王二人惩办后，四乡土豪也就不敢乱动了。

安庆独立后，有清军江（巡？）防营一营沿桐城、舒城溃窜至合肥，被学生队拦阻未让入城。该营溃兵荷枪实弹，耀武扬威，似有攻城模样。军队分府一面派队伍出南门围剿，一面守城，用太平天国遗留的大炮轰穿溃兵驻地大王庙的墙壁，溃兵大部逃散，俘其顽抗者 17 人，愿缴枪的，给以路费，遣令回乡。

当此时倪嗣冲受袁世凯之命，统兵驻扎颍州，控制皖北，试图镇压皖省革命，屠杀皖省革命党人。我合肥亦感受威胁。军政分府派刘文明率兵一旅会合友军渡淮河讨倪，甫入阜阳境，便被倪部击败，刘文明骑马夜遁三百里回肥。

腊鼓声中，合肥地方的革命热潮似岁寒风雪日益低落。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讨倪失败，牺牲很大；另一方面则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政令不一。例如裁撤内地百厘局乃具法律性的规定，竟有人垂涎三河镇是大宗粮食和鹅鸭毛出口地区，提议恢复，并推荐私人充当局长。又如中山先生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军政分府竟号召参加革命人员开具履历，呈报叙勋。

有些人奔走夤缘，忙于做官；有些人花天酒地，自以为乐，无心政务；还有些人竟沾染了鸦片嗜好。这些情况都令人痛心失望。时适省城同学迭次函称法政学堂图书仪器被某些人搬运几空，促我回省城共同努力恢复母校。我遂于辛亥除夕辞职，越四日壬子新春与王兼之、陈新之结伴离开合肥去安庆。

以上是我参加辛亥革命的实际经历。后来南北议和，中山先生让大总统位于袁世凯。癸丑(1913年)讨袁，皖人曾踊跃参加，牺牲很大。而袁氏内有封建势力的拥护，外得英美帝国主义的 support，终于击败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民主主义革命派，尽吞辛亥革命的果实。

想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恍如一场春梦，徒增惆怅。哀于余年，居然能看见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安乐，这是辛亥革命以后我所不敢想象的事情。欢欣鼓舞之余，写此一鳞半爪，竟自忘之浅陋。

(作者写于1961年)